

于湖居士文集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內制

戒諭將臣詔

朕若稽燕謀實用儉德駕鼓車以走馬示  
輟游田之娛集書囊爲殿惟蓋先躬朴之  
務至於耳目之玩口腹之珍非甲令之常  
共雖一毫而莫取欲使表端而影正風流  
而令行化貪婪哀刻之徒爲禮義廉耻之  
俗而朕行未足以厲世威弗嚴於訓姦乃  
茲內外之臣尚狃故常之習乾沒無藝誅



求靡厭遂令軍旅之間猶須餽賂之致剥  
士卒之膏血充權貴之苞苴使彼抱飢寒  
之憂而此供宴樂之費有爲若是於汝安  
乎當亟寘於典刑尚申加於告戒繼今以  
往令出惟行其聽朕言各循汝守任將帥  
者無市恩以貨賄第令戈甲之精居左右  
者宜律已以憲章皆知簠簋之飾儻不悛  
而慢命將無赦而必誅各迪保身之明勿  
貽噬臍之悔

又

朕祗若慈闈覃思邊事靡憚焦勞之極欲  
臻康靖之期往者披輿地之圖愴中原之  
俗皆吾赤子何忍誅夷申飭使輶往脩邦  
聘而金國都元帥僕散忠義怙不臣之惡  
挾震主之威禮繫行人拘之園土旣脅降  
之不可即顓命而遣還揆彼政之如斯繫  
不亡而何待但以並邊之戍行役彌年風  
霜凌厲而朕方席廣夏之居藜藿不充而  
朕則享太官之膳所以當饋而歎未明求  
衣朕身在九重之中而心留窮塞之上欲

馳單騎躬勞六師撫摩瘡痍均服勞苦而  
百辟卿士發言盈廷止或尼之莫孚朕指  
爰命丞相敬代朕行夫佳兵者不祥好生  
者大德朕豈忍以一時之憤而遂忽長世  
之撫當謹守於封疆益繕脩於兵械使士  
忘露宿之苦而將有死綏之心恃有待而  
不來寧貪功而起釁儻穹旻之悔禍則蕩  
定之有時咨爾庶方咸體茲意

太上皇帝本命青詞

丕承聖緒祇奉慈顏當元命之臨辰有珍

符之錫羨爰披寶笈恭扣叢霄願鑒寧親  
之誠益聞受帝之祉

朱表

馳誠霄極衍慶慈闈祇荷博臨告成釐事  
無疆之壽永承 太上之休有道之長更  
增 皇宋之曆

外制

沈該落職制

君人臨照百官蓋欲其精白以承休德宰  
輔儀刑四海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繫予



既老之臣自喪不貪之寶其還顯秩用厭  
師虞具官某頃以藩條擢聞機政惟人求  
舊謂文武可以憲邦秉國之均何風采不  
如治郡朕猶虛已日佇告猷精神強而折  
衝未聞宏略血氣衰而戒得似減廉轂旣  
已乖鼎鼎之調始欲掛衣冠而去雖曲全  
於體貌乃荐致於抨彈其鑄秘殿之華俾  
即安車之佚噫君子慎始防嫌疑於未然  
貴臣抵辜尚遷就而爲諱慨往愆之莫拯  
期晚節以自全

沈調落職降官制

舜賓世族冒賄有四凶之流商制官刑徇  
貪謹十愆之戒疇時民蠹尚佚邦誅具官  
某素無廉稱竊造邇列過而或改謂且收  
之桑榆老以益貪殆弗盈於溪壑永念七  
閩之都會不堪再歲之誅求質遷欲盡於  
毫釐吞噬不遺於膏血姦賊狼籍公論沸  
騰慨而同氣之私姑貫投荒之罰亟鑄美  
職併奪崇階其祗服於隆寬尚少懲於往

謬



陳誠之降官制

懷歸有畏於簡書恩始從於均佚試可弗  
成於績用罰難追於黜幽旣辜體貌之私  
宜在譴何之域具官某始由科第寢陟邇  
聯意其簡默而不言則亦深沉而可用擢  
持兵柄游閱歲華退食自公宜赴功而樂  
事括囊無譽第持祿以保躬逮庶務之稍  
繁即抗言而請去彈章旣上寵數宜鑄噫  
爲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  
良負虛懷服此寬洪無忘循省

陳靖轉遥郡承宣使制

王宮之官朝夕勤事積而至於三年之久  
可無褒哉具官某明敏忠恪服在此位稽  
日第勞是應遷法夫自刺史而上皆武著  
之高選雖隄其祿苟非尤恩不以叙進况  
承流宣化名秩益顯尚思稱塞無或不祗  
錢愷降授舒州觀察使宮觀制

昭德塞違國自貴近始厲名砥節士以廉  
耻張豈予肺腑之懿親乃爲龍斷之賤行  
此而可貫後復何懲昭化軍承宣使錢愷

胄出勲門慶承主第雖武爵是襲亦俎豆  
之常聞而市道自居致簠簋之不飾欲爾  
私藏之富墮予軍政之嚴考核具陳聽聞  
實駭其上承流之秩仍鑄奉謁之儀往即  
外祠姑惟薄罰

蔣璨降官制

朕惡人之欺而盡下以恕過誤觸罪則當  
自歸詆譖遂非其可亡罰具官某服在禁  
路出臨輔藩見謂老成亦所倚信乃吏姦  
之不察致臺劾之上聞深惟失職之愆姑

往賜書之問弗務兢懼更爲誕謾詭陳擿  
伏之言前易剡章之日作僞之拙欲蓋而  
彰聊從一秩之鑄尚屈常刑之舉服予寬  
典新爾後圖

謝伋徐康降官制

部刺史檢吏姦職也汝屬縣令亡狀致吾  
御史以爲言汝失職已命汝自列庶或懲  
後不務引過更肆誕謾誰爲若謀謬戾如  
此鑄官一列尚服寬恩

韓元吉除度支郎中制

具官某度支之職前世以宰相兼之蓋發  
歛均節輕重取予於是乎在今名存而實  
廢矣視券牘之成謹其數出納之而已爾  
名臣之世率義好脩淹貫文藝綜練世故  
攝司之久肆以命爾其爲朕思所以振其  
職者

馮巽之除刑部郎官制

具官某獄重事也獄成而罪疑則上之於  
朝而刑曹郎參決而死生之其不可輕付  
如此爾以明法稱於文無害使在茲位孰

曰不宜益務詳審以振而職

晁公武除監察御史制

御史府寄朕耳目苟非其人不在茲選爾  
學有本原才可經濟萬里來朝朕蓋得之  
於一見之初小試粉省彌有華問冠豸在  
列肅我天憲朕所親擢爾往欽哉

呂摺除司農寺丞制

具官某惟爾先正有大勲勞在王室朕顧  
懷其世思有以嘉報之而爾亦自將其身  
蹈履繩檢擢丞農倉以試爾能益務祗恪



庸稱恩遇

查籛除夔州路運判制

蜀自兵興困於征調夔子之國地境壅而  
民尤貧朕思得賢使者以撫之爾文學議  
論見推時輩久在近服宜知朕指將輸之  
任輟汝以行往其布宣朕不遐棄

黃仁榮除兩浙路運副制

畿內漕視他路選尤重爾以通才婁更煩  
使輟自泉府使服故官往其欽哉嗣有褒  
擢

張德遠除利州路提刑制

具官某蜀去朝廷遠治獄之吏或不得其  
平民且無告爾久更事任見謂明審其爲  
朕典一道祥刑之寄惟公其心以察郡縣  
使毋濫繫毋賄成母上下其手則汝爲稱  
職

葉謙亨除浙西提刑制

部使者之在畿甸歲時朝集得以其職自  
達于上視中都官蓋等耳爾嘗執簡柱下  
掌誥西掖出治劇郡即有能稱按刑江東

獄不寃濫徙以自近宜知朕指佇爾來廷將有褒陟

韓彥直除淮東提舉制

惟爾先世有大勲勞在王室朕顧懷其後思有以褒報之而丞相亦言爾才可錄也淮東煮鹽之利供國用什三命汝以使者節臨之其體朕意思振厥職

曹紱除湖北提舉制

爾守近郡有循良之譽朕念湖外之民勞苦兵事故付汝以使者節往撫綏之其體